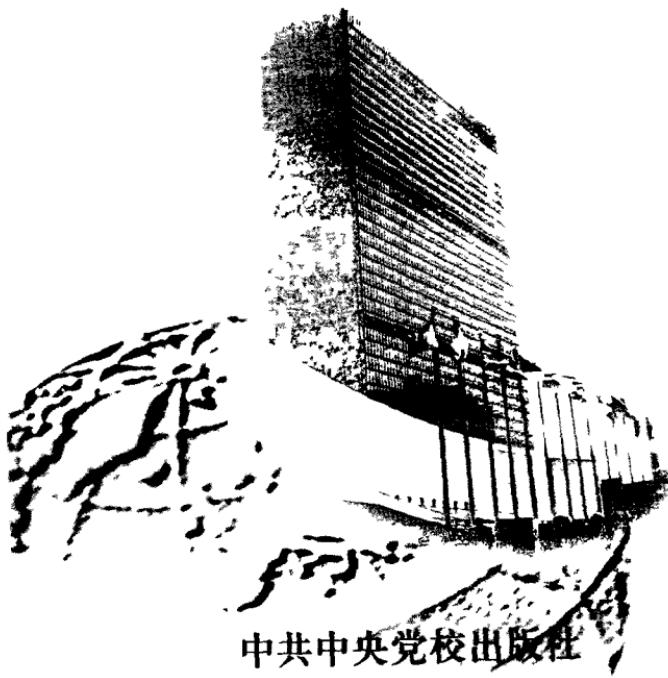


走进联合国

吴妙发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联合国/吴妙发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1

ISBN 7-5035-2079-5

I . 走… II . 吴… III .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4144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125

字数：166 千字 印数：1—3000 册

定价：11.00 元

目 录

- 毛主席指明外交工作方针 (1)
- 乔冠华率团出席联大 (17)
- 国旗在联合国升起 (54)
- 外交风格令人倾倒 (74)
- 教写发言稿 (96)
- 郊区游览话外交 (104)
- 安理会的交锋 (107)
- 联合国透视 (111)
- 繁忙工作透情趣 (118)
- 集会非洲前哨 (121)
- 中菲亲叙友谊 (127)
- 参谋团、新华社、业余外语大学 ... (131)
- 在罗斯福旅馆过春节 (142)
- 中国外交官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 (145)
- 追悼三位巨人 (177)
- 唐人街餐馆老板话过去 (182)
- 从联合国听到的故事 (186)

- 联合国朋友谈节日 (196)
- 邓小平出席联大抒豪言 (201)
- 我看今日联合国 (208)
- 联合国改革任重道远 (217)

毛主席指明外交工作方针

中国的声音在联合国长期听不到，但是终有一天要在联合国会议大厅回响。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大会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权利的决议，使新中国的声音通过大西洋，直向位于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会议大厅辐射开去。

这一天，在渥太华的罗马尼亚驻加拿大使馆特别热闹。罗大使正宴请黄华夫妇，他们在喝咖啡的时间里，畅谈并分析联合国可否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问题。谈着谈着，罗大使的女儿脸色通红地跑了进来，大声叫“中国的席位通过了，还得了比三分之二还要多的票数！”主宾当即激动起来，立即应主人之邀上楼看电视。只见联合国大会厅内灯火通明，许多代表站立起来，对刚获通过的2758号决议热烈鼓掌，掌声竟持续了两分钟之久，不少代表欢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有的相互握手、拥抱，有的还在桌子上跳起舞来。这时电视扫视到蒋

帮代表，只见蒋帮代表的“外交部长”周书楷，结结巴巴地用英语讲了几句抗议之类的话，领着他的一帮子人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这时，在北京街道上，人们听到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这一消息，相互转告，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中国要进联合国了！”喊声传遍大街小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不时用愉快的声调广播这一消息，给当时压抑的政治气氛添加了愉悦的气息。电波传至周总理办公室，传至毛主席的办公室，周总理十分兴奋，毛主席发出了欢快的笑声。

这消息也传到世界各地，西方通讯社顿时作了大量报道。美联社承认：“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是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沉重打击，美国操纵联合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路透社表示，“英国在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同美国同步，实在是一大失策，英国人必须从中学会点什么。”法新社说：“2758号决议是一声响雷，宣告了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拉丁美洲许多大报指出，“人们必须永远记住这个伟大的日子，中国外交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国将同我们一起步入国际社会。”非洲不少报刊欢呼这一胜利，指出“人民中国永远是非洲的好友。”一时间，中国热席卷全球各个角落。

这个消息传至北京外交部时，外交部同志们激动起来，每一个人的脸上都露出喜气洋洋的神色。在饭厅、走廊、办公室和其他场合，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要不要派代表团？什么时候派出代表团？大家不由自主地谈论着，有关部门更是热烈地反复权衡、议论着。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也有人主张不去联合国，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

讲坛”，“我们站在这个讲坛之外更便于斗争”。最后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决策下，终于作出了英明的决定：要去，而且要快。毛主席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为什么不去？不去，脱离群众了。”“要派一个代表团，就让乔冠华当团长。”毛主席还高兴地说：“我国今年有两个胜利，一个是林彪的垮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这个决定是毛主席、周总理从全局出发，从中国作为广大亚非拉国家一员这一角度高屋建瓴的考虑，经过深思熟虑的英明决策。于是，外交部就异乎寻常地忙碌了起来，决定代表团人选，撰写发言稿……

同外交部每个同志一样，这件事情使我激动了好几天，可从来没有想过我同这件事情会有什么联系。一天，我在外交部图书资料室寻找一本外文图书，突然，我工作部门的负责人来电话找我去谈话。这位负责人说，决定我出任代表团二秘，去联合国工作，承担写发言稿任务。

隔了一两天，代表团召开全体会议。符浩同志宣布了代表团的组成名单。代表团一共三十来人，来自外交部、外贸部、新华社等单位。从联合国涉及的重要领域来讲，代表团成员中有研究裁军问题的侯志通（曾任我驻日内瓦裁军大使），从事亚洲、非洲研究工作多年的李松龄、赵维（后出任我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语言干部也配备得相当周到，上面提及的侯志通懂俄文，他早年在驻苏使馆工作，当过刘晓大使多年的秘书，俄语讲得很流利。此外还有懂英语的过家鼎（后任我驻葡萄牙大使、驻澳门中方联络小组大使）、施燕华（现任我驻法国女公使）、懂法语的吴建民（现任我驻法国大使）。唐闻生和章含之是代表团领导的主要英语翻译。为了适应在联合国起草文稿任务繁重

告诉基辛格，基辛格感到突然，坐在椅子上沉思不语。

联合国通过决议的消息传来3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的社论，4天后，中国政府发表了声明，当然这又少不了乔冠华一份辛劳。

就在乔冠华送走基辛格的当天，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报，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后，毛泽东就代表团团长人选作出了决定。国外舆论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

乔冠华受命率团，欣喜异常，他暂时丢开了失去妻子的悲痛，废寝忘食地准备联合国之行的各种文件、资料。他珍惜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里中国外交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他也珍惜自己摆脱厄运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就任命他为首次赴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这个荣誉和机会。他遥想起建国初期作为伍修权的副手，第一次出席联大安理会，控诉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台湾，那是何等艰难！20年以后，自己又以中国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身份，代表8亿中国人登上联大讲坛，面对全世界发表意见，何等扬眉吐气！他接连几个晚上，赶写自己将在联大作的第一篇发言稿，送请毛主席、周总理审定。陈毅得知乔冠华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特设家宴为他送行，叶剑英、王震作陪。

1971年9月13日夜里，林彪、叶群夫妇和儿子林立果，乘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出逃。第二天下午，崔奇正在乔冠华家修改四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外交政策”部分，5时许，突然接到周恩来电话通知，要乔、崔二人火速赶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一夜未眠的周恩来向大家通报：林彪一行乘飞机向蒙古方向叛逃，情况不明。

的代表团领导成员，对此，代表团领导成员之一熊向晖同志有着非常详尽的回忆，至今读来仍使人感到那么的亲切、那么的令人深思：

我于7时半到了福建厅。外交部的有关同志先后入座。叶帅来后不久，总理和参加完伊朗使馆招待会的姬鹏飞、乔冠华、韩念龙到达。大家都喜气洋洋。

总理问：“现在联合国会不会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局面？蒋帮能不能再进联合国？‘台湾地位未定论’在联合国有没有市场？”

按惯例，回答总理的问题，必须说明理由，有根有据。发言的同志引用可靠的材料，一致认为不会发生总理提出的那些情况。

总理听后表示满意。同时指出，美日反对派不会甘心失败，我们还要保持警惕。

总理又提出，主席本来指示，今年不进联合国。现在怎么办？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再请示主席。

发言的同志都认为，联大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毫无准备。主席经常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联合国大会开了一半，去不去无所谓。主要是安理会，一年到头，随时要开会。问题多，麻烦大，光是搞清楚那套议事规则，就得花很大功夫。现在尽快选定常驻安理会的代表、副代表和工作人员，集中时间进行准备，过了年再去。

总理说，马上参加，的确有困难。过两个月再参加，那也说不过去。能不能想出别的办法？

这时，王海容走进来说：主席起床以后，马上看外交部送去的那些材料，刚刚看完。主席说，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熊向晖、章文晋，还有我和唐闻生，现在就去他那里。

到了中南海主席住处，已是晚上9点多。主席坐在沙发上，满面笑容。他指指在美国出生的唐闻生说，小唐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总理说，主席本来指示……

不等总理讲完，主席笑着打断说，那是老皇历喽，不做数喽。

总理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主席说，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主席指指乔冠华）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我们再研究。

总理说，就让黄华作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主席说，黄华到加拿大当大使不到4个月，现

在就调走，人家可能不高兴咧。

总理说，做做工作，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
主席说，好，那就这么办。

主席以他特有的口吻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中国，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旭君）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主席风趣地说，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主席拿起外交部国际司填写的联大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表决情况，一面看，一面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佛朗哥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四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 19 个，非洲国家 26 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 7 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131 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 76，17 票弃权，反对票只有 35。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总理解释

说，在会场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

主席兴致很高，讲了将近3个小时。

主席说，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主席说，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指乔冠华）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接着主席谈了这篇发言应包括的内容。他说，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走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就是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讲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点历史，1776年美国独立

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1945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的许多话可以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还要讲些什么，请总理考虑。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势如破竹”是晋主司马炎的“三军总司令”杜预讲的，此人号称“左传癖”。他带兵占领武昌，准备进攻东吴的首都建业。一个“二杆子”参谋向他建议，现在长江涨水，等明年再打。杜预说：“今兵威大振，如破竹之势，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有着手处也。”果然一举成功，“三分天下归一统”。做文章就要“势如破竹”，才能说服人。

主席说，曹操是大军事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称赞他：“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同时也批评他打过败仗。怎么批

评的？请“参座”讲讲。

叶帅背诵如流：“困于南阳，险于乌巢，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

主席说，“几败北山”，说的是夏侯渊把军队战死以后，曹操争夺汉中的事。《后出师表》三处提到夏侯渊，另外两处是“夏侯败亡”，“夏侯授首”。夏侯渊是曹操的一员大将，曹操封他为征西将军，担任汉中的“警备司令”。刘备攻打汉中，夏侯渊把魏国部队部署在定军山，命令张颌守住东围。刘备“引蛇出洞”，先打张颌，夏侯渊把军队分成一半亲自援助张颌，被黄忠砍了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的拿手戏。你们看看《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主席还说，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23个提案国是我们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54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几个国家要正确对

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35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1971年11月8日晚8时，毛主席约见总理、姬鹏飞、乔冠华、符浩、熊向晖、陈楚、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唐闻生、章文晋及回国述职的驻法大使黄镇、驻苏大使刘新权，又谈到了联合国的问题，熊向晖回忆说：

在谈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时，主席说，这是针对教条主义者讲的，至今我认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要偏。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人的认识总是赶不上这种变化，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了解了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我一生反对下车伊始，哇里哇啦的人，那样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光想当先生，不愿当学生。有的人打过仗，有点功劳，或者自以为有点功劳，吃饭、拉屎、睡觉、做梦，都念念不忘他那点功劳。说他没有什么功劳，他就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是低级趣味。这几年，部队有些人的思想被林彪搞乱了。沈阳军区

提出“反骄破满”，提得好，我就让全军学习。我最近常讲，军队要谨慎，这是有的放矢。今年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有“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毛主席说，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过去我们说以苏联为首，因为它是老大哥，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必要的时候让它牵头，开会的时候让它当主席。但是它要掌握领导权，搞父子党，父子国，这就完全错误了。美国总是要别的国家听它的，这就是搞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应该被打倒。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毛主席还对总理说，马上打电报给黄镇的助手，让他转告基辛格，我们的代表团在美国期间，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安全。如果出了问题，唯美国

政府是问。

主席还对总理说，明天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也通知外国使馆，去不去由他们自己决定。

当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时，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正在中国访问，于是引发了一段颇为有趣的故事。

那天，乔冠华陪同基辛格去机场。途中，乔冠华故意问：“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吗？眼下联大正在对此进行表决呢！”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进不了联大！”

“那么，你估计我国什么时候能进去呢？”乔冠华又问。

基辛格沉思片刻回答：“估计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哈哈大笑，说：“我看不见得吧！”其实，乔冠华去钓鱼台国宾馆时，周恩来已告诉了乔冠华，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美国炮制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被否决，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于10月25日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周恩来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堪，才未将这消息告诉基辛格。

一直到基辛格登上返美的飞机时，美方机组人员才把联大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电讯